

编者按:

文学点亮“心灯”，文字蕴含力量。本期推出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曹文轩的文章，作品细腻描绘水边生活与文字情怀，叩响文学的脉源。在此，我们特推专版，以飨读者。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那是中国大地上无边无际的水网地区。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草房子》《青铜葵花》以及我的其他作品大多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飘动着。水流汨汨，我的笔下也在水流汨汨。

我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他的工作是不停地调动的，我们的家是随他而迁移的，但不管迁移至何处，家永远傍水而立，因为在那个地区，河流是无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网，因而叫水网地区。那里人家，都住在水边上，所有的村庄也都建在水边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条大河从村庄中间流过，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数。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可惜的是，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许多儿时的大河因河坡下滑无人问津而开始变得狭窄，一些过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是成了房基或是田地，水面在极度萎缩。我很怀念那个河流淙淙、水色四季的时代。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想到水——水流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儿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

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时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

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

都有水的影子。

水也是我小说的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应该是水的构成。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湿润的空间。如今，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

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草房子》《青铜葵花》，也可以说是一些关于水的故事。

家乡之水引发了我对许多文学命题的思考，比如：小说与诗性。

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命题。

何为诗性？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一样东西明明存在着，我们在意识中也已经认可了这样的东西，但一旦当我们对这样东西进行叙述界定，试图作出一个所谓的科学定义时，我们便立即陷入一种困惑。我无法用准确的言辞（术语）去抽象地概括它，即使勉强地概括了，十有八九会遭质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因为被概括对象，它们其中的一部分处于灰色的地带——好像是我们要概括的对象，又好像不是，或者说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所以我们在确定一个定义时，总不免会遭到质疑。

几乎所有的定义都会遭到反驳。

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我们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的、不可能引起任何非议的定义。

对“诗性”所作的定义，可能会是一个更加令人怀疑的定义。

我们索性放弃了做定义的念头，从直觉出发——在我们的直觉上，诗性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诗性具有哪些品质与特征？

它是液态的，而不是固态的。它是流动的，它是水性的。可以说诗性也就是一种水性。它在流淌，不住地流淌。流淌是它永远的、不可衰竭的青春欲望。它喜欢被“雕刻”，面对这种雕刻，它不作任何反抗，而是极其柔和地改变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性，也就是一种可亲近性。我喜欢水——水性。因为，当我们面对水时，我们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曲牌《浣溪沙》——立即使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幅图画：流水清澈，淙淙而流，一群迷人的女子在水边浣洗衣裳，她们的肌肤喜欢流水，她们的心灵也喜欢流水，衣裳随流水像旗帜一样在空中的清风里飘荡时，她们会有一种快意，这种

快意是与一个具有诗性的作家在写作时所相遇的快意没有任何差别。

诗性、水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去掉一些浮华、做作的辞藻，让语言变得干净、简洁，叙述时流畅自如但又韵味无穷。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老子将水的品质看作是最高品质：“上善若水。”

但我们不可以为水性是软弱的，缺乏力量的。水性向我们讲解的是关于辩证法的奥义：世界上最有力的物质不是重与刚，而恰恰是轻与柔。“滴水穿石”是一个关于存在奥秘的隐喻。温柔甚至埋葬了一部又一部光芒四射、活力奔放的历史。水性力量之大是出乎我们想象的。我一直以为死于大山的人要比死于大水的人少得多。固态之物其实并没有改造它周围事物的力量，因为它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的，不具流动性，因此，如果没有其他事物与它主动相撞，它便是无能的，是个废物，越大越重就越是个废物。液态之物，具有腐蚀性——水是世界上最具有腐蚀性的物质。这种腐蚀是缓慢的、绵久的，但可能是致命的。并且，液态之物具有难以抑制的流动性——它时时刻刻都有流动的冲动。难以对付的不是固态之物，而是液态之物。每年冬季，暖气试水，让各家各户留人，为的是注意“跑水”——跑水是极其可怕的。

当那些沉重如山的作品所给予我们的冲动于喝尽一杯咖啡之间消退了时，一部《边城》的力量却依然活着，依然了无痕迹地震撼着我们。

现在我们来读海明威与他的《老人与海》。我们将《老人与海》说成是诗性的，没有人会有理由反对。从主题到场面，到故事与人物，它都具有我们所说的诗性。

诗性如水，或者说，如水的诗性——但，我们在海明威这里看到了诗性、水性的另一面。水是浩大的、汹涌的、壮观的、澎湃的、滔天的、恐怖的、吞噬一切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诗性其实有两脉：一脉是柔和的，一脉是强劲的。前者如沈从文、废名、蒲宁、川端康成，后者如夏多布里昂、卡尔维诺、黑塞、海明威。决千里大堤的也是水。水是多义的、复杂的、神秘的、不可理喻的。因为有水，才有存在，才有天下，才有我们。

我写作《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就是无条件地向诗性靠拢。我的所有写作，都向诗性靠拢。那里，才是我的港湾，我的城堡。而这一选择，是因水的启示和教导。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大会上，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另一种造屋》。我用屋子这意象阐释了文学的种种意义。这里，我要补充说：我的造屋是在水边进行的——我的作品是水边的文字屋。



简介

曹文轩，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大王书》《蜻蜓眼》《樱桃小庄》《石榴船》以及长篇小说系列《丁丁当当》《我的儿子皮卡》等43部、短篇小说150余篇、绘本《远方》《永不停止的奔跑》《灵魂像鸟一样飞往南方》等90余本、学术性著作《小说门》《第二世界——对文学的哲学解释》《曹文轩论儿童文学》等10余种。260余册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希腊、日、韩、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斯瓦希里、阿拉伯、波斯等40余种文字。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等重要奖项50余种，并获得“彼得·潘奖”、英国“笔会·品特奖”“巴切德德翻译童书奖荣誉图书”等30多项国际文学奖和荣誉。2016年4月获国际安徒生奖，2017年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曹文轩作品选集

